安集海峡谷

李全伟

雪山融水剖开大地
岩层摊开亿万年褶皱
铁锰沉埋,浸染层崖
绘就大地未曾装裱的油画

赭红漫坡,浅青嵌谷,黛紫垂崖
风刻下断崖的深浅
辫状溪流在谷底舒展
银灰水脉,缠绕一片冲积扇

我立在鹰嘴崖之巅
抬眸远眺

峡谷尽头立着天山雪峰
落日倾洒漫山金芒
烫红陡峭的岩壁
旷野漫涌原生苍茫

牧马人的牛羊缓步走过
踏碎河面浮动的细碎天光

驻足S101戈壁路旁
晚风携来戈壁清凉
快门轻按的刹那

我知道
这样的风景已经撞入心房

低处的反光

落尘

摊开,风是唯一的批注
每一页,都浸透了天空的灰与蓝

它不写诗
只负责流淌
俯身,再低一些
让砾石在体内
沉淀成时间的骸骨

从石缝里挤出的
不是水
是大地被磨出的
一道凹痕

不与群山争辩
只向低处迂回
把锋利的棱角
泡成沙

静时吞掉飞鸟的倒影
动时把岸推远一寸
遇圆则圆,遇方则方
所有沉落的
继续沉落

落雨是散页
霜雪是封皮
穿过四季掌纹
不疾不徐

它不经过我们
像经过一块石头
我们因此
有了被磨出的
不,是水
留在自己身上的
一道反光

草原上的诗歌林

安泰

草原深处
藏着一片诗歌林
诗意茂盛,浪漫悠扬
我揣着心底的憧憬和向往
踏野千里,前去寻访

走入这片诗歌林,四处观望
眼见芳草铺展,耳听百鸟轻唱
遍寻林间,不见一页纸上的诗行
那些种下的诗篇,究竟身在何方

诗歌林的主人默然不语
抬手指向远方苍茫
目光所及,地平线草浪绵延
原野一望无际,铺向苍穹
长风拂过,草木次第摇晃
沙蒿舒展着枝丫,马兰拥抱着阳光
芨芨草随风轻轻地吟诵
扎蒙花迎着晚风静绽放

我更加疑惑,暗自思量
这里唯有遍野草木生长,鸟语花香
风光纵然动人
哪里寻得诗篇动人的模样

旷野长风送来淡淡的回响
你看这原野万物
生长着美丽和希望
蓬蓬勃勃,生生不息
不就是大地自然生长出的诗行

非洲大地上的天然动物园

隋福合

非洲赤道两侧的部分国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繁多的野生动物。为保护这些珍稀生灵,当地许多国家开辟了“野生动物保护区”,也被人们称作“天然动物园”。米库米天然动物园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曾多次参观这里。

从坦桑尼亚首都多多马市向西行八十多公里,就可见公路两侧各立着一块大型标牌,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写着:“欢迎您到天然动物园参观”。

进入天然动物园,随处可见成群的斑马低头觅食,长颈鹿三五成群悠然漫步。它们身形高大,只需轻轻抬头,便能伸出舌头,将六七米高树上的嫩叶卷入口中。大群角马边走边摆动尾巴,划出圈圈弧线。野牛、野猪、黄羊、猴子等动物更是随处可见。这里的鸟儿将巢穴筑得极低,孩童踮起脚尖,便能看见巢中的鸟卵。曾有人好奇地数过,一棵小小的树上,竟错落筑有五十个鸟巢。蚂蚁在平地筑起一座座“摩天大楼”,蚁穴底部直径两米有余,高度可达六七米,堪称自然奇观。河道与湖泊之中,河马与鳄鱼时常出没、自在游弋。

从前在国内,我便听闻非洲有一种世界上最小的鸟类,此番有幸在这座天然动物园里亲眼得见。这种鸟体型宛若麦粒,是闻名世界的“袖珍鸟”。它通体覆着细密绒毛,羽翼通透轻薄,因身形太过微小,我初见时,竟误认成了昆虫。园内体型最大的动物当属大象,它们三三两两漫步原野、自在觅食,从不惊扰其他生灵。大象成群结队横穿公路,往来车辆只能纷纷停下,不断鸣笛示意避让,可大象们全然不为所动,依旧从容缓步穿行。

非洲大象看似性情温顺,实则也很有脾气。记得有一次,坦赞铁路训练学校从坦桑尼亚搬迁至赞比亚,十余辆车组成的车队途经这座天然动物园时,遇见一群大象在水塘边饮水,众人便停车驻足观赏。随行的一位翻译想拍摄大象,手持相机缓步靠近象群。大象误以为他要伤害幼象,立刻扇动大耳朵,朝着翻译直冲而来。

众人见状不妙,连忙返身奔逃。这位翻译本是篮球运动员,奔跑速度极快,但绕了一大圈才安全逃回车内。得亏大象体态笨重、行动迟缓,否则这位翻译轻则被象鼻卷起摔打,重则被巨蹄踩踏,后果不堪设想。事后,翻译吓得面色惨白、汗流浃背,众人也是一阵心惊胆战。

坦赞铁路横穿天然动物园,园内坐落着一座米拉卡车站。有一回,我和刘老师带领十名黑人学生到米拉卡站实习。一天夜里,屋外传来阵阵异动,夹杂着低沉的兽吼。我们掀开窗帘望去,瞬间吓得呆若木鸡——两只非洲雄狮正围着我们的住所缓缓打转。当时身边既无猎警值守,也无猎枪防身,众人顿时手足无措。危急时刻,刘老师急中生智,让大家拿起器皿敲打发声,用噪音驱赶狮子。我们纷纷端起脸盆、抄起茶杯、拿起水壶,用力敲打制造声响。就这样持续敲打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将狮子撵走。待风波平息之后,众人看着手中的器具哭笑不得:脸盆、水壶被敲得凹陷变形,茶杯表面的瓷釉尽数脱落,全都无法再使用。爱开玩笑的翻译小陈打趣道:“没被非洲狮子伤到,反倒被狮子狠狠吓了一跳。”

还有一次,我搭乘“黄河”车队的车辆从赞比亚前往坦桑尼亚办事,抵达天然动物园时,已是傍晚七点多,夕阳即将落山。突然,司机猛地刹车,高声喊道:“隋老师,快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距离公路五十余米处,四只非洲雄狮正合围一头野牛。一只雄狮率先发起猛攻,野牛毫不示弱,竖起尖利的牛角奋力顶撞,将狮子逼退十余米。紧接着,另一只雄狮上前进攻,野牛依旧以利角顽强反击。这场对峙持续了整整半小时,野牛终究寡不敌众、力竭倒地,四只雄狮一同扑上,狼吞虎咽起来。这般惊险的捕猎场景实属难得,只可惜我当日未携带录像机,没能将这一幕记录下来,至今想来仍倍感遗憾。

犀牛是珍稀野生动物,也是园内最受游客关注的物种。它样貌朴实,以植物为食,嗅觉与听觉极为灵敏,视力却十分差,十几米外的事物便无法分辨。这种体型庞大的巨兽身披厚实皮甲,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可一旦遭遇人类偷猎,就毫无有效的反抗能力。

由于黑犀牛角富含角蛋白纤维,商业价值极高。在部分中东国家,佩戴犀牛角雕制的匕首套,是男子豪迈刚毅的身份象征,一柄工艺精良的上乘犀牛角匕首套,价值可达一万美元。而在部分亚洲国家,犀牛角粉更是被视作珍稀药材,每磅售价高达四千五百美元。利欲熏心的偷猎者,将捕杀黑犀牛视作快速暴富的捷径。时至今日,全球百分之九十的黑犀牛惨遭猎杀,已然濒临绝迹。

坦桑尼亚对天然动物园的野生动物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严禁私自捕杀。游客若想狩猎,必须遵守相关规定,提前购票,且全程有猎警陪同。猎警随行,一是保障游客人身安全,二是监督游客遵守规则,禁止乱捕滥猎。任何人违反规定,轻则罚款,重则判刑。

这座坐落于非洲大地的天然动物园,是大自然馈赠的神奇秘境。这里万物共生、生灵自在,既有草木繁茂、鸟兽闲游的温柔景致,也有弱肉强食、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每一种动物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维系着生态的平衡。

明媚的秋天

薛茜 摄

乌兰淖尔秋意浓

常胜

乌兰淖尔秋日的天空是那样的蓝,蓝得鲜活,蓝得深沉;几朵白云如睡莲,似棉絮,静静地飘着。此时,躺在刚割倒的葵花和玉茭秆儿上,捧着热腾腾甜丝丝的玉米,嗑着香甜脆嫩的葵花籽,仰望蓝天,整个身心沉浸在天高云淡的诗意中。晚上,坐在农家的葡萄架下,圆圆的月亮像皎洁的玉盘,淡淡的清辉透过遒劲的枝条和叶隙洒向庭院,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在月光下更显得晶莹肥硕。月色中,柔韧的枝条、疏密有致的叶子和累累果实,仿佛一幅动中有静的炭水墨画,使你陶醉在这神秘与恬静中。

秋天的山又是另一番意境,向西南望去,绵延不绝的贺兰山影影绰绰,蓝中泛紫。甘德尔山如一条圣洁的哈达,舒展地由南向北绵延。雨雾中的山则是另一幅景象:贺兰山雨雾蒙蒙,若隐若现,晨望群山,山岚轻柔,如云如瀑,仿佛为大山戴上桂冠、披上纱巾一样,好一幅泼墨画卷。

我漫步于秋日原野,林木花草错落其间,满目斑斓,美不胜收。紫的是紫叶李,红的是五角枫;榆、杨、国槐晕染出深浅不一的黄绿,沙枣呈沉郁的灰绿,复叶槭交织着橙黄与明黄。树木姿态各异,有的亭亭玉立,临风轻摇;有的高大挺拔,冠盖如云。新疆杨宛如一道道绿色屏障,阻挡风沙,守护着千顷良田。

原野间更遍布各色野花:有的花期已过,微微倦敛;有的缀满果实,黄底之上晕着殷殷红意。野枸杞枝叶青翠,丹果明艳;野菊兀自舒展柔嫩花瓣,大方展露娇美容姿。

河湾湿地丛生的芦苇,入秋之后由浅绿渐作青苍。长风掠过,苇浪连绵起伏,衬得乡野秋色愈发辽阔悠远。

当连绵秋雨携着淡淡凉意洒落,便能察觉:它没有春雨的柔婉,亦无夏雨的奔涌,只是以沉静从容,向世人昭示这成熟的时节。倘若春雨是婉转小夜曲,夏雨是磅礴交响乐,秋雨便是一曲和谐悠然的奏鸣曲。

当你坐在田野溪水旁,静听那大渠的流水发出泠泠之声时,心中自会生出几分清爽之感,偶尔有红里透黄的落叶顺水漂来,则会使人想到红叶题诗的执着,涌起一叶知秋的情思。

一位瓜农说,他躺在瓜地里,能在夜静人稀时听到瓜熟的声响。我想与其说是听到,倒不如说是凭着多年对瓜季的谙熟感觉出来的,这声音是装在瓜农心中的。

秋日的大田,真是一派繁忙之景:拖拉机运输的突突声、收割机的轰鸣声、牛羊哞哞的叫声、大人小孩的欢笑声融合在一起,汇成一曲动人的田园交响曲。最使人心旷神怡的是那原野上飘来的爬山调,男的女的彼此应和,悠扬动听,驱散了劳作的疲劳,随着向晚的秋风传得很远很远。

秋天是一幅浓淡相宜的大写意画,它以斑斓的色彩,浓郁的芬芳,展现着大自然给勤劳的人们带来的丰收与喜悦。

秋天日子“辣”样红

赵仕华

辣椒全红了。走进城郊的小菜园,我愣了一下。前两天还有些青的夹在里头,今天整片地红得扎眼。辣椒挂在枝头,有的朝上翘着,有的垂下来,密密的。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辣椒跟着晃,红艳艳的一片,晃得人眼睛发热。

我蹲下来摘,手碰到辣椒皮,薄薄的,滑溜溜的,稍微使点劲就摘下来了。指尖沾了辣味儿,搓都搓不掉。地垄沟里落了几颗熟透掉下来的,捡起来一看,皮上有了黑斑,再不吃就烂了。妻子在另一头喊,说明年留种子。我答应着,心里想的是赶紧摘完,趁天气好做糟辣椒。

说起糟辣椒,小时候的味道一下子就窜出来了。我读初中时,学校在镇上,离家有二十公里。每个星期天下午,母亲都会往我书包里塞一瓶糟辣椒,玻璃罐子用旧报纸裹着,再用绳子捆紧,这瓶糟辣椒就是我一星期的菜。早上到校门外买冯包子家的馒头,掰开夹一筷子糟辣椒;中午打二两白米饭,拌上糟辣椒,呼噜呼噜扒完。走那二十公里返校的山路,渴了找山泉水喝,饿了只能忍着。书包里除了课本,就是那瓶糟辣椒,一路走一路晃,罐子撞在饭盒上叮当响。我那时候常常想,什么时候能天天吃肉就好了,不用再靠一瓶糟辣椒撑一个星期。

后来日子真就好起来了,母亲开始买肉了。我考上师范,毕业当了老师,结婚生子,日子顺顺当当。母亲不再做糟辣椒了,说超市什么酱都有,谁还费那个工夫。

可妻子偏偏要做。她说糟辣椒是正经手艺,不能丢。今年辣椒红了,她买姜买蒜,洗坛子,到农贸市场找专门剁辣椒的人。她发视频给我,说辣味儿呛得她直打喷嚏,但好在从小看岳母做糟辣椒,整个院子都是这股味儿,已经习惯了。

上个月,妻子带岳父岳母去了北京。岳父在天安门广场站了半天,说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没想到这辈子能亲自站在这儿。岳母在故宫里走不动了,说没想到能亲自来看看当年皇帝住过的地方。妻子在旁边笑,说以后还出来玩。

旅游的第三天,妻子发来照片。岳父岳母站在长城上,天瓦蓝瓦蓝的。岳父穿着蓝衬衫,笑得满脸褶子;岳母穿着红T恤,扶着城墙,头发被风吹乱了,也在笑。

周末,恰逢岳母生日,我们回老家。岳父家的屋檐下,一串红辣椒用棕绳穿起来,长长的,一串挨着一串,风一吹就摇摇晃晃的。阳光照在上面,红得透亮,像一串串鞭炮。

日子这东西,可不就跟辣椒一样嘛。青的时候涩嘴,红的时候辣心,可不管青的还是红的,总得有人去种、去摘、去腌、去挂在屋檐下。从前是糟辣椒拌饭,现在是辣椒红满院。苦日子过去了,好日子来了,那股辣劲儿还在,热腾腾的,呛得人眼眶发酸。

我抬头看了看屋檐下的那串红辣椒,再看看院子一角岳母的小菜园,辣椒还在地里红着,日子也正红着呢。

(小小说)

老好人

温治学

想不到一句很简单的话,竟然让老K认真起来:“说我是好人,我承认,但绝不是老好人!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平时很少见他这么激动。

我逗他:“一字之差,有那么严重吗?”“当然严重了,老好人是什么?没主见、和稀泥、是非不分,我是那种人吗?”

“那你是什么人?”我笑问。

“存好心,说好话,办好事,做好人。”回答一字一板,掷地有声。

老K和我一个单位,共事多年,人缘极好。那年头评个先进什么的,每次非他莫属,久而久之,人称“先进专业户”。平心而论,大伙儿工作表现都不错,老K也不是一枝独秀。有些单位摆开架势评先进,争得脸红脖子粗,没什么意思。我们嫌麻烦,没必要那么严肃认真,只要有人说“还是老K吧。”接着就是一片赞同声。老K呢,每到这时不谦虚、不推让,边向大家频频作揖边说几句以后努力工作之类的套话。

有一次我说:“你也挺好意思,每回弄得其他同志连个机会也没有,特别是年轻人哪个不想进步?”

“那你说怎么办?人不能不识抬举。再说了,选别人大家兴许意见不一致,反而影响团结。你说我不当先进,谁当先进?”

“老家伙挺会说的。”我笑了。

其实大伙儿心里明白,当不当先进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互相之间和气相处比什么都好。如果闹出意见,我这个芝麻官还得化解矛盾,想想都头疼。

其实,老K还有一个外号——“稀泥匠”,打圆场的本事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比如年终复盘会这种场合,气氛严肃,空气凝重,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老K呢,总是不点名、不表态,实在不行就四个字:“我没意见。”

有一次我问,“什么叫没意见?能不能具体点。”

老K慢悠悠地说:“没意见就是没有意见。一起工作一起共事,谁没有个疏忽闪失?私底下聊聊不行?非得摆开阵仗?”他扫了周围一眼又说,“什么叫坚持原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是最大的原则!”众人频频点头,还有人大声附和,“说得对,姜还是老的辣。”

我听着他有点跑题,就赶紧打住说,“复盘会的目的就是找问题,说问题……”没等我说完,一片掌声就淹没了我的声音。

后来,主管领导找我谈话说:“据反映,你们单位的年终复盘既不严肃也不认真,嘻嘻哈哈?”

我解释说:“总不能不让大家说话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主管领导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个同志呀,什么都好,就是不讲原则,老好人一个。”说罢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想到他这样评价我,心里吃了一惊,竟然不由自主地跟着领导也叹了一口气。

黄河
文艺副刊
(第676期)